

# 冒險小說作家談冒險小說

Martin L. Gross 原著・景翔譯

亞力斯特・麥克林 (Alistair MacLean) 可算是目前寫冒險小說最有名的一位作家，作品數量多得驚人，很多都曾改編成電影，如「六壯士」、「血染雪山堡」、「奪命列車」、「大北極」等，最近推出的新書是「盲鷹」和「金門大橋」。

這篇訪問是由「書摘雜誌」編輯馬丁・格羅斯 (Martin L. Gross) 在倫敦和麥克林談話錄音整理而成，原載一九七七年元月號「書摘雜誌」。

Gross：你從事寫作有多少年？

MacLean：廿一年了。

G：你怎麼稱呼你所寫的那一類小說呢？

M：純冒險小說。我對很深的哲學思想和盡力改善人類命運之類的沒興趣。

G：也有你的道德標準嗎？

M：在某個程度上說來，是有的。我很得意的一件事是：在從事寫作的這廿二年裏，我沒有寫過一個會叫人看了臉紅的字。

G：你的書裏從來沒有淫猥的情節和描寫嗎？

M：沒有。唯一在生前受到我批評的作家就是伊安·佛萊明(Ian Fleming)，你知道，就是他創出了第七號情報員龐德為主角的那套故事。我認為他是

個很低劣的作家。他的書裏只有三樣東西：性、虐待狂和諂上驕下的勢利。

G：這三樣東西都很受歡迎呢。

M：當然會受歡迎。可是我這三樣一樣也沒用，照樣很成功。我把那些都看作是低能作家所用的拐杖。

G：不用性、虐待狂或勢利態度，你用什麼呢？

M：我寫冒險故事。

G：這些作品都很够懸疑嗎？

M：希望如此。唔，至少出版公司和很多書評家都說我的作品很够懸疑。否則，我就不可能這麼成功了。

G：你認為冒險小說和偵探小說寫得最好的是誰？

M：從廿年代中期一直到六十年代，有很多有名的作家，但我認為雷蒙·陳德勒(Raymond Chandler)是美國他這一類作家中最好的一個。

G：他書中的主角是菲利普·馬洛威(Philip Marlowe)吧？

M：是的。

G：好像你既喜歡冒險小說，也喜歡偵探小說。

M：不，我不喜歡偵探小說。不知為什麼，偵探小說在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，一直到四十年代初期都很風行。現在是已經消失了。雷蒙·陳德勒例外。

G：有什麼取代了偵探小說的地位呢？

M：非常多的作家都集中精神來寫間諜小說，總是講間諜被

殺，查是誰殺的之類的故事。通常總有俄國的秘密警察和情報單位「國家安全委員會」，英國的軍事情報局，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牽扯其中。在過去三年裏，至少出過三十多本間諜小說。最後讓人都看煩了。我想這類小說寫得最好的是兩個英國作家：佛德烈克·福西斯（Frederick Forsythe）和連·德頓（Len Deighton）。德頓對這類小說覺得膩味到說要封筆不寫了。

G：德頓的新作是什麼？

M：「擒諜記」（*Catch a Falling Spy*）。

G：福西斯呢？

M：呃，他最有名的是他的處女作「胡狼」（*The day of the Jackal*），說的是暗殺戴高樂的事。

G：你認為所有的間諜懸疑小說會走下坡嗎？

M：是的。

G：又會是什麼來取代呢？

M：我想一般人會再回頭來看一個故事，一個很單純而直接的冒險故事。這是唯一能打進市場的寫作形式。

G：可是你也寫過一本間諜小說「盲鷹」（*Circus*）。

M：不錯，不過那本書基本上還是冒險小說。

G：你的新作「金門大橋」（*The Golden Gate*）裏談到政治陰謀。偵探小說和間諜小說

是不是可能以政治為新的取材園地？

M：照目前很多書都以華府的事為背景看來，似乎政治會成為新的主題，不過我想這不會持

久的。

G：在「金門大橋」之後，你的下一本新書是什麼？

M：是一本冒險小說，叫「海巫」（*Sea Witch*）。

G：好名字。內容是什麼呢？

M：是講墨西哥灣一座油庫的事。

G：想要炸掉那座油庫嗎？

M：是的。

G：什麼人要炸？

M：美國人。想要得贖金。

我剛剛完成另外一本书，叫「加州再見」（*Goodbye California*）。你知道，加州的人，尤其是在舊金山和洛杉磯的人，都很怕會再來一次大地震。這種恐懼不是由於外力，而是來自在加州各研究院工作的人，他們預測在兩

三年內會有一次極大的地震。這類地震可能是自然發生的，也可能以人工方法引起。

G：比方說用原子彈？

M：不是，是氫彈。他們一直在內華達州研究，挖了好大的洞來做試爆。

G：你在這本書裏預測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嗎？

M：我不作預測，我只是把九枚氫彈放進了洞裏，那些洞原是用來灌水進去，減少地層的摩擦，而因此防止地震發生的。

G：真有這些洞嗎？

M：在我的書裏真有。

G：這些洞是挖來防止地震用的？

M：是的。

G：結果，不但沒有用來防止地震，反而有壞人把氫彈放了



麥克林在接受記者格羅斯訪問時的三種表情。

進去。他們引爆了嗎？

M：最後沒有引爆。

G：不過差一點就爆炸了？

M：差一點。就和「金門大橋」裏一樣，我也沒有把那座橋給炸掉。

G：你的作品也很近乎大災難性的東西了，是不是？

M：我不相信「大地震」或「火燒摩天樓」之類的故事。

G：似乎你的說法雖然不同，作品裏却很重道德觀念，好人最後總是勝利的。

M：你也可以稱之為道德觀念。人都會爲了他們所要求的目的而努力的。

G：你的書結局也都很美滿。在「大地震」和「火燒摩天樓」裏有很多人死亡，而在你的作品裏，好人都活着，壞人都被打

M：有些時候，也有些人死的。

G：不錯，可是最後總是好人得勝。

M：可是我沒法讓自己和莎士比亞或但丁相比，他們的技巧好到讓好人死了，而在結尾還能讓人有圓滿結局的印象。

G：像「羅米歐與茱麗葉」

？

M：或是「王子復仇記」，或甚至「李爾王」。

G：你認為要讓好人死了，而還留下好印象，需要更多的才華嗎？

M：當然哪。

G：你會不會因為自己是一個冒險小說作家，而把自己略為看輕了些呢？

M：不，我不會。你可能會說我是個生意人，你可能會稱我是個工匠，不過我絕對不是個天才。

G：也許你是個天才呢，如果你的作品這樣受歡迎，你一定有些特殊的才能。也許你正在做一些不錯的事情，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。

M：我知道我在做的事。我很有能力，但並無天才。

G：你一直對自己有這樣的想法嗎？我倒認為你是個非常謙虛的人哩。

M：不是，我其實不是個很謙虛的人。謙虛可以是主觀和客觀的。我知道我的工作能力不弱。但我知道我不是個天才，而且我認為謙虛和不謙虛是一體的面。

G：除了你目前正在做的之外，你還希望能做些什麼？你希望能寫出最偉大的冒險小說來嗎？

M：誰不這樣希望呢？

G：如果你現在幹得很好，所得到的是很不錯的成品，能給你賺來很多的錢，使你很成功而又有名，你會做什麼別樣的事來追求不朽呢？

M：誰希望能成大名？

G：你對這個沒有興趣嗎？

M：一點也沒有興趣。

G：那麼你寫作是爲了興趣，你寫作是爲了錢，而不是爲了成名或爲了後世而寫作了？

M：我現在甚至不再爲錢而寫作了。

G：因爲你錢够多了嗎？

M：不見得一定是這樣。我

想過份重視物質的人都有毛病。我並沒有房子，連車子也沒有。

G：那你怎麼來來往往呢？

M：呃，如果不去遠的地方，就坐計程車。

G：你租房子住嗎？

M：是的，在日內瓦，我在那裏住了十五年了。

G：很想英國嗎？

M：不想。

G：常回英國嗎？

M：只在必須回來的時候回來。我兒子病着，而我覺得倫敦的醫生是世界最好的，所以我回來是為了看病。

G：英國作家常移民國外，爲的是稅收得太狠了。比方說，你賣了「盲鷹」的電影版權，如果你住在英國的話，會收你百分之幾的稅？

M：百分之九十。

G：結果你等於是替英國政府和你的經紀人幹了。

M：說到英國的稅，就等於什麼都沒收充公。也許要不是因爲這裏的所得稅法，我就留居英國了。

G：如果你能不考慮市場問題，只做一個藝術家的話，你會寫什麼樣的作品呢？

M：我不是個藝術家，向來就不是。

G：也許每一個匠人的內心都隱藏着一個藝術家。也許你可以寫純冒險小說，像吉卜林（Rudyard Kipling）就既是一個冒險小說作家，也是個藝術家。對不對？

M：以他的詩作來說，是的，但在他的小說來講，却不見得

。G：可是如果你不考慮市場問題的話，你能做到嗎？

M：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。

G：爲什麼呢？

M：這是我的隱私。

G：一九七六年最讓你感到興趣的是什麼？那一種社會現象使你最感興趣到會讓你去加以研究呢？

M：要說到這一點，必須要很小心才不致顯得有點作正義狀，但是使我感到震驚的是，無論政府或私人企業爲達目的都不擇手段，都會牽涉到暴力和腐化。雖然正確性如何還不清楚，可是我真聽說美國原先曾和黑手黨打交道來對付古巴頭目卡斯楚。這只是一個例子。還有蘇俄的「國家安全委員會」，也是無所不爲

的。

G：英國的「軍事情報局」如何？

M：呃，你知道，一直有人說英國情報局讓他們手下的人殺人，不過我覺得這都是由佛萊明筆下的情節誇張而成的說法。

G：你有時也會對冒險小說感到膩煩嗎？

M：嗯，會的。事實上，我下面三本書都是非小說。

G：那都寫些什麼呢？

M：一本寫的是史谷脫上尉（Captain Scott）的事，他幾乎成為第一個抵達南極的人。荷蘭的伯恩哈特親王請我寫一本有關野生動物的書。我也剛寫完一本有關癌症的書，是英國防癌協會請我寫的。

G：你每天都寫作嗎？

M：是的，多少都要寫一點。

G：你一天寫作幾個小時？

M：十個小時。

G：一天十個小時，你真是個能工作的人。

M：不工作的話，做什麼呢？

G：你有沒有會占去你時間的嗜好呢？

M：嗜好是那些需要嗜好的人才有的。

G：你沒有車子，沒有房子，不重物質享受，基本上只重寫作，我想這在寫作成功上都是必要的。

M：我並不想成功。

G：可是你也不會想要失敗吧？

M：我並不很在乎。

G：也許你之所以不很在乎，是因為你已經名成利就了。你是否能想像寫了本書却無人問津是什麼滋味呢？

M：那真不堪設想。

G：為什麼冒險小說這樣富於吸引力呢？

M：因為一般說來，人的生活多半很枯燥無味，冒險小說却讓讀者可以假設自己是書中的英雄人物。我想這是讀者認知的問題。

G：每個人都想他自己是一個大冒險家，而不是個小職員。

M：不錯。

G：你假想自己是你筆下的英雄人物嗎？

M：從來不會。

G：你會不會覺得自己的生活枯燥無聊？

M：不會。你不想說得太詳細，不過在很多方面說起來，我的生活很富冒險性。

G：而你相信大多數人，很不幸地，都過着很枯燥無聊的生活？

M：當然哪，你也很清楚。

G：可是即使是過冒險生活的人也會喜歡冒險小說或偵探小說的。羅斯福總統的生活當然不會枯燥無聊，可是他却是個偵探小說迷。

M：尼克森、甘迺迪也是。

G：你在寫作之前，要做研究工作嗎？

M：如果我寫的是像我最近這本「加州再見」的書，我就要做研究工作。

G：比方說，在「金門大橋」裏，你研究過那些？

M：唔，我得了解有關金門大橋的一切資料，我得查出橋是怎麼造的。我得查出結構受力的情形如何，我也得弄清楚橋上警戒的情形。

G：在你向警方查詢的時候，他們和你合作嗎？

M：我在舊金山的朋友都是警察。

G：在「海巫」一書裏，你寫的是油庫，你也得清楚有關油庫的一切嗎？

M：我去過佛羅里達州和西海岸外的海上採油站。

G：你也參閱科學資料或和石油專家談過嗎？

M：沒有，不過我哥哥在夏爾石油公司任董事，對我幫忙很大。

G：每次要寫新書時，找資

料是靠看書還是找朋友幫忙？

M：通常是兩種都有。

G：你自己的生活中是不是有足够的經驗來給你的作品創出背景呢？

M：這話說來可不够謙虛了，不過我去過一百多個國家。我常常旅行，但是我並不是爲了找資料，或談生意而去旅行。

G：只是爲了消遣？

M：不是的，是爲了好奇，我一面走一面學。

G：你個人的私生活也像書中人物一樣多彩多姿嗎？

M：如果我像我筆下人物那樣受苦受難的話，當場就會要了我的老命。

G：你有沒有他們那樣的勇氣呢？

M：我？我是個懦夫。